

《向邪恶追索》

图书基本信息

《向邪恶追索》

内容概要

《向邪恶追索》

作者简介

《向邪恶追索》

章节摘录

向邪恶追索1 八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我和TJ坐在客厅，看着电视上一个西班牙语频道里的两个家伙在互相打来打去，享受着比那场比赛更为新鲜的空气。热浪已经袭击本市两周，延续到上个周末总算告终。然后我们享受了完美的三天，有湛蓝的天空，干爽的空气，气温维持在摄氏二十一度到二十六度左右。这样的天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称之为理想气候：而出现在纽约的仲夏，你只能称之为奇迹。白天我好好利用了这样的天气，在市区里四处游荡。回家冲过澡之后，坐在椅子上。刚好赶上彼得·詹宁斯1播报新闻。前十五分钟埃莱娜陪着我一起看，然后她进厨房去忙晚餐。TJ大约在她开始煮意大利面时跑了过来，但他坚持说自己不饿，也没法儿待太久。埃莱娜早已习惯他的这些老话，径自把晚餐的分量加倍，然后TJ被我们说服接受他的那份晚餐，而且一扫而空，还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问题就在于，”他告诉埃莱娜，“你的厨艺太好了。现在一到吃饭时间我就想来。一不留神，就被养得胖嘟嘟的。”TJ自有生存之道。他是个在街上混的小孩，瘦小灵活，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觉得他和其他在时代广场附近混的黑人小鬼没什么两样，摆纸牌赌博的摊子，骗点小钱，设法维生或勉强糊口。他的生活当然不仅是如此，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不能光看外表。我了解他，但对于其他人，我所能见到的也只是外表。至于TJ的外表，就像变色龙，会随着环境而改变。我曾亲耳听到他从聒噪的街头黑话腔调毫不费力的改变成常春藤盟校式的文雅口音。他的发型也一样，我认识他以来的这几年变来变去，从老式的黑人爆炸头不断变短，变了好几次。一年多前他开始在埃莱娜的店里帮忙，因而认定温和体面一点的发型会比较适当。从此他的头发一直剪得前所未有的短，不过服装风格从他工作时穿的大学预科生行头到杜斯2常见的小混混打扮都有。今天晚上他穿了一条卡其布裤和一件领尖有扣子固定的男式衬衫。上回我见到他是在一两天前，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松垮垮的迷彩长裤和装饰有金属亮片的夹克。“真希望他们讲英语，”他抱怨道，“干吗要讲西班牙语呢？”“这样比较好。”我说。“难道你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偶尔能听懂一两个词吧。大部分听起来只是噪音。”“你就喜欢这样？”“英语播报员太多话了，”我说。“他们就怕自己如果不这么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的话，观众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们老是一再重复讲过的东西。他今天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在我过去十年看过的拳击比赛中，播报员不说拳手应该多使用刺拳的，总共大概不会超过五场。他们学播报的第一课一定就是学的这个。”“说不定这个播报员也用西班牙文在讲同样的话。”“说不定，”我表示同意，“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不会烦我了。”“你没按过静音按钮吗？”“那不一样。你需要听到观众的嘈杂声，听到拳头打在身上的声音。”“这两个很少打到对方。”“都该怪那个穿蓝短裤的，”我说，“他的左刺拳打得不够多。”不过他的左刺拳打得够多了，足以让他成为这场四回合热身赛的赢家，他被判定获胜，并得到观众一轮敷衍的掌声。下一场是十回合的轻重量级比赛，很精彩的对决，一个灵活轻巧的年轻拳手对一个已过巅峰时代两年的重拳手。那个老的——我想他已经三十四岁了吧——利落地击中对方时，还颇能吓住那个小伙子，可是岁月拖慢了他速度，使得他击不中的时候更多。那个小伙子则报以密集轰炸式的拳头，不过轻飘飘的拳力对双方都没什么影响。“他挺不错的，”两个回合后，TJ说。“真可惜他的拳不够重。”“他就是不停地打，慢慢把你打垮。同时他也累积得分。另外那个家伙每一回合的得分则是越来越少。”“如果我们听得懂西班牙文，”我说，“我们就可以听到那个播报员讲这类东西。要让我赌这场拳赛，我会押那个老的赢。”“不奇怪啦，你们这些老古董人类总得团结。此时此地我们还要再看下去吗？”“此时此地”是盖伦产品目录里的一句广告词。盖伦公司是俄亥俄州埃利瑞亚市的一个装备商，供应间谍用的电子侦查设备，比如监听电话和办公室的窃听器，还有防止自己电话和办公室被监听的反窃听设备。这整个企业处于一种奇怪两个极端；说到底，他们是促销公司一半的产品去对抗另一半的产品，而广告词常在半途改变立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会在某一页这样向你保证，翻过两页，他们则提倡“你最基本的权利——个人与公司的隐私权”。前后的论点都很激烈，从“你有知道的权力！”到“别让他们的鼻子凑近你的公司！”你难免会想不通，这个公司到底支持什么？由于“盖伦”这个名字，则是德国传说中的智慧之神，我猜想他们会很高兴把任何产品卖给任何人，唯一承诺的就是增加他们自己的销售额，并使他们的利润达到最大值。可是他们的产品会增加我的销售额，或提高我的利润吗？“我想没有这些装备，我们或许也混得下去，”我告诉TJ。“没有这些最新的科技，我们怎么能逮到威尔？”“我们不必去逮。”“因为他不是我们的麻烦？”“所我所知是这样。”“他是全纽约市的麻烦，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论他，威尔这样威尔那样的

《向邪恶追索》

。” “他今天又上了《邮报》的头版，”我说，“可是报上根本没什么新鲜的消息，因为从上周到现在，他根本没做任何事。不过报纸想把他放在头版好多卖几份，所以报导就是在说全市有多么紧张，等着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只有这些？” “他们试着把整件事放在历史的背景里。举出其他令大众印象深刻的无名杀手，比方山姆之子3。” “不同的是，”他说，“没有人替山姆之子欢呼。”他对着盖伦目录的一张照片弹了一下手指。“我喜欢这种变声电话，可是现在到处都能看到了。连电器连锁店无线电屋都有。看这个价钱，他们的可能比较好。无线电屋卖得要便宜多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 “威尔要是打算开始用打电话取代写信的话，可以用这个。” “下回我见到他，会转达这个建议。” “前几天我自己差点买了一个。” “用来做什么？你的声音变化还不够多吗？” “我只会改变口音而已，”他说，“这个机器能改变音调。” “我知道这个机器能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女生，或者小孩。或如果你是女的，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男人，那些变态就不会故意讲脏话来吓你。有这种东西真好玩，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不是吗？一两个星期后，等你变不出什么新把戏了，就会把它扔进柜子，要求妈妈再买新玩具给你。” “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个。”他合上那份目录，扔到一边。“我看一样都不需要，”他说，“你想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讲过好几次了。” “我们需要电脑，”他说，“可你就是不肯买。” “近期会买的。” “对嘛。你只是害怕自己不会使用罢了。” “那种害怕，”我说，“和没背降落伞就不敢跳出飞机是一样的。” “第一，”他说，“你可以学，你没那么老。” “谢谢。” “第二，我可以替你操作。” “玩电动玩具游戏破关的能力，”我说，“跟理解电脑的能力是两回事。” “不会差那么多。你还记得港家兄弟吗？他们一开始就是玩电动玩具的，现在他们在哪里？” “哈佛。”我承认。港家兄弟的真实姓名是大卫·金和吉米·洪，他们是一对电脑骇客，专门进入到电话公司内部的电脑系统。TJ介绍他们认识我时，他们只是两个高中生，现在他们人在麻省剑桥镇4，天知道正在从事什么大事业。

“你还记得他们帮过我们什么忙吗？” “历历在目。” “你说过几次你希望他们还在纽约？” “一两次吧。” “不只一两次，大哥，很多次。” “那又怎样？” “我们买台电脑来，”他说，“我学会了，就可以做那些同样的屁事了。另外我还可以做所有合法的事情，比方在十五分钟内就挖出你必须在图书馆花一整天找的垃圾。”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外头有电脑班，不是教你港家兄弟的招数，而是其他的。他们会让你坐在电脑前教你。” “好吧，最近就去买，”我说，“也许我会去上课。” “不，去上课的人是我，”他说，“如果你想学，等我学会就可以教你了。或者有关电脑的工作都由我负责，怎么都行。” “由我决定，”我说，“因为我是老板。” “好吧。”我开始聊其他的话题，但这时电视上那个老拳手刚好一拳打过去，把小伙子击倒在地。裁判数到八，小伙子才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可这个回合只剩半分钟了。老拳手在绳圈内追着小伙子，有一两次他们纠缠在一起，可是小伙子撑着没再倒下，拖过了这回合。

这一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没有播广告，而是把镜头停留在年轻拳手的那个角落，拍他等待的表情。播报员针对画面说了很多话，不过讲的是西班牙文，所以我们也不必专心听。“关于电脑的事情，”TJ说。“我会考虑的。” “妈的，”他说，“你刚被我动说要买，那个老头儿就偏偏那么幸运一拳打倒对方，害得我们话题中断。他干吗不多等一回合呢？” “他只是个老头子，想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赚点银子，”我说，“我们老古董人类都这样的。” “这个目录，”他边说边手上挥舞着，“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夜视镜？来自俄罗斯还是哪个类似的国家。”我点点头，盖伦公司的广告上说，那是苏联陆军制造的，可以让我在废弃的矿坑底层看清模糊的脚印。“想不出我们要这干吗，”他说，“不过这类东西很好玩。”他又把目录扔到一边。“大部分玩意儿都很好玩，根本都是玩具。” “那电脑呢？一个比其他东西都大的玩具？”他摇摇头。“那是工具。不过我干吗浪费口水跟你解释呢？” “是啊，为什么？”我原以为下一回合可以看到有人被击倒，可是进行到一半，显然击倒是不可能发生了。小伙子已经摆脱了先前倒地的影响，我支持的老拳手速度更慢了，出拳更难以击中对方。我能了解他现在有什么感觉。电话铃响起，埃莱娜在另一个房间接了。电视机荧光屏上，老拳手躲过一拳，艰难地移动着。埃莱娜进来，脸上有一种无法看透的表情。“是找你的，”她说，“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你要稍后再回电吗？” “不，我去接，”我说着站起来，“我很好奇他有什么事情找我。”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一颗升起中的明星。身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在过去几年中，他接了许多颇有争议的案件，同时也累积了同等的媒体注意力。仅仅是这个夏天，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他三次，罗杰·艾尔斯5的谈话秀节目邀请他讨论陪审团系统的观念已过时，应加以更新的问题。（他的立场是：在民事诉讼可以试验性实施，

《向邪恶追索》

但刑事诉讼则不行。)然后他上了两次CNN的拉里·金6节目,第一次是谈洛杉矶的明星谋杀案,然后是讨论死刑的优点。(他明确反对死刑。)最近的一次则是他和雷蒙·格鲁利奥去参加查理·罗斯7的节目,严肃地谈论律师名人的话题。“硬汉雷蒙”在谈话中提出了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讲了多厄尔·罗杰斯和比尔·法伦以及克拉伦斯·达罗8的故事。在雷蒙·格鲁利奥的推荐下,我曾替惠特菲尔德做过一些工作,替他查证一些证人和陪审团可能人选的背景,我还算喜欢他,希望能多跟他合作。现在打电话找我谈公事虽然有点晚,不过侦探工作的性质,就是你随时都可能接到电话。我不介意被打扰,尤其是这意味着有生意上门。到目前为止,这个夏天一直节奏缓慢。当然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埃莱娜和我有机会利用周末长假去乡下玩了几趟,只不过我开始有点闲得发慌了。表现就是我早上看报纸时,对本地的犯罪新闻特别着迷,渴望自己能够参与办案。我拿起厨房的电话说,“马修·斯卡德。”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防止电话可能是由别人代打的。这个电话是他自己打的。“马修,”他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希望没有打扰你。”“我正在看拳击赛转播,”我说,“我和那两个拳手都不怎么投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好问题。麻烦你老实告诉我好吗?我的声音听起来如何?”“你的声音?”“我的声音没发抖吧?”“没有。”“我想也是,”他说,“可是应该发抖的。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嗯?”“是一个《每日新闻》的白痴打来的,不过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他,据我所知,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每日新闻》的人我认得的没几个。“谁?”“马蒂·麦格劳。”“算不上是朋友,”我说,“我见过他一两次,不过彼此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而我记得他的唯一原因是:我每个星期都会看两次他登在报上的专栏,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年了。”“不是一星期三吗?”“嗯,星期天我很少看《每日新闻》。”“我猜是因为你的手指被《纽约时报》占满了。”“通常占满我手指的是油墨。”“可不是吗?让人觉得他们是他妈的故意把报纸印成那样,好让字句留在你手上。”“如果人类都可以登上月球……”“没错,你信不信?大中央车站有个报摊,在一次性的白色手套,好让你用来翻阅那些他妈的报纸。”他吸了口气。“马修,我一直在逃避重点,我猜你已经知道重点是什么了。”“我已经想到了。”“我想麦格劳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威尔寄的。”“是威尔寄的,没错。猜猜信的主题是什么?”“一定是有关你的某个当事人的,”我说,“不过我不想花力气去猜是哪一个。”“因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吗?”“我只是完全没线索,”我说,“我没太注意你接的案子,除了我参与过的那几个之外。而且我也不知道威尔为什么会关心那些案子。”“哦,那是一种很有趣的关心方式,我必须说,相当有用,对于我正在进行的案子绝对有用的。”他暂停了一下,在他再开口前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写的跟我的当事人无关,而是跟我有关。”“他说了什么?”“唔,很多事情,”他说,“我可以念给你听。”“你拿到那封信了?”“是副本,麦格劳传真给我的。他找警方之前,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把信传真过来。他实在很周到,我不应该叫他混蛋的。”“你没有。”“第一次提到他名字时,我说——”“你叫他白痴。”“你说对了。哦,我想他既不是白痴也不是混蛋,就算是,他也是白痴或混蛋类里面做事周到的一个模范。你刚刚问威尔说什么。《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一封公开信》。我们来看看。你毕生致力于让有罪的人逃脱牢狱之灾。这一点他错了。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都是无辜的。而只要他们有罪的证据能让陪审团相信,我那些当事人就得进监狱。除非我能上诉并获得改判,否则他们就得待在牢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当然,威尔的说法相当正确。我曾代表过的大部分当事人都犯过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我想这就足以让威尔认为他们有罪了。”

《向邪恶追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劳伦斯·布洛克是侦探小说界的大师，马修·斯卡德系列是这个世纪最好的侦探小说。——
乔纳森·凯勒曼 侦探小说中的硬汉……这不是轻松的闲逛，但却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纽约时报书评》 我阅读马修·斯卡德过程中，感觉像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那样，非要一口气看完
不可。——候孝贤 好书！——斯蒂芬·金 雷蒙德·钱德勒和达希尔·汉密特仍然对
悬疑小说流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有某个侦探小说作家能够与他们相媲美，那就是劳伦斯·布洛
克。——《旧金山纪事报》

《向邪恶追索》

编辑推荐

当今欧美硬汉派侦探小说第一人，爱伦·坡终身大师奖、钻石匕首奖、马耳他之鹰奖、夏姆斯奖得主。他的作品拥有最多的崇拜者、精英分子最爱收藏，获爱伦·坡终身大师奖。自称是“人民的意志”的威尔，会先写一封信到马蒂·麦葛罗《每日新闻》的专栏，再用私刑为社会大众处置几个法律无法制裁的恶棍，其中有一个儿童杀手，一个黑帮老大，一个炸堕胎诊所的凶手，还有一个是黑人种族主义者。马修·斯卡德这次的当事人是让儿童杀手恢复自由的律师，他正被威尔点名，下一个被“人民的意志”处决的就是他……

《向邪恶追索》

精彩短评

《向邪恶追索》

精彩书评

《向邪恶追索》

章节试读

1、《向邪恶追索》的笔记-第374页

“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他還是看著電腦。沉默了片刻，然後說，“你知道，我好幾年沒哭過了。上次哭是因為我祖母看病回來，說她快死了。後來她死的時候，我真的很難過，你知道，可是我平靜得很，一滴眼淚也沒掉，而且從此我再沒哭過。”

我什麼也沒說。

“而且我現在也不想哭，”他說，“所以我有些話想跟你們說，你跟埃萊娜，你知道，我想告訴你們我對這一切的感覺。可是我不會說出口的。”

“我懂。”

“因為如果我試著說的話……”

“我懂。”

“但這不表示我的感覺是假的，因為我的確有那種感覺。”

“我也懂。”

“是啊，你真的懂，大哥。”他轉向我，現在比較平靜了，“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系列都快clear了才見到一個較溫馨且能共鳴的sen，真難得www
不過脫離上文看怎麼感覺有點基啊，明明應該是父子關係才對啊……

2、《向邪恶追索》的笔记-第124页

3、《向邪恶追索》的笔记-第108页

看到凯勒犯的案子了。

4、《向邪恶追索》的笔记-第117页

不必改變什麼，她曾在巴黎告訴我，但慢慢的事情當然會有變化。多年來埃萊娜和我之間分享了許多事情。我們初識時，我是個已婚的警察，而她是個甜美年輕的應召女郎。我們曾經在一起，然後又多年沒有聯絡，直到往事又將我們兩個拉到一起。沒多久她停止接客，又沒多久我們找了一套公寓住在一起，再沒多久我們就結婚了。

這麼多年以後，我們之間的熱情自然不像初識時去她海龜灣的公寓造訪那般。那時我們對彼此的慾望又瘋狂又急切，而且無法抵擋。現在一切都隨著時間和習慣而有了調整。我們之間的愛，從一開始到現在，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深，我們相伴的那種喜悅也更勝以往。而我們的熱情，就算不再那麼狂暴，卻也比以往更加濃烈。

在無意之間讀到這樣的段落，總是會覺得溫馨的啊~

5、《向邪恶追索》的笔记-第1页

次日是星期天，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休假一天。偶尔我会觉得有那种冲动，甚至还会渴望喝酒。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渴望和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写在水上，另一个则是刻在石头上的。那是个美丽的秋天，空气里有鲜脆的苹果气味。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是根本不必看天空，你就知道今天不会下雨。事实上那一刻你觉得永远不会下雨，天气也永远不会变冷。而且白天也不会变短。感觉上好像秋天是永恒的，永远在我们面前，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每个人最喜爱的季节，你总以为会持续到永远。可是从来不会。但意识到即将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向邪恶追索》

——无论有多么少、多么遥远——显然都让我更富有圣诞节的博爱精神。我没把皮夹里的钱全部捐给救世军，也没大摇大摆走上街，嘴里哼着圣诞福音歌，但总之我奋勇加入那些市中心那些商店的人潮中，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向邪恶追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